



書集傳

虞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0512
974
1



門仁二
第914
卷一

第八號

明治三十八年
五月十九日

書集傳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今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

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

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廼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

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

而集傳本先生所

書集傳目錄
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
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
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

書集傳目錄

卷首

書序

卷第一

朱漢虞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卷第二

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第三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第四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今考定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卷第五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卷第六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書集傳目錄

附書小序

書傳目錄									
詩經									
書經									
易經									
春秋									
禮記									
周禮									
儀禮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南史									
北史									
舊唐書									
新唐書									
舊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書序

漢劉歆曰孔子脩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為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為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

虞舜作堯典

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側微，微賤也。歷試，徧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也。今按舜典一篇，備載一代政治之終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舜典，豈足以盡一篇之義。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彙飭。

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也。彙，勞飭也。賜也。凡十篇亡，今按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臯陶以謨名，禹以功稱，而篇中有來禹汝亦昌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以為舜申禹使有言，申臯陶使有功，其淺近如此，而不知禹曷嘗無言，臯陶曷嘗無功，是豈足以知禹臯陶之精微者哉。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別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隨山者隨山之勢濬川者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也貢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經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猶書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爲夫子作乎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經文已明此但疣贅耳下文不註者放此

○羲和湏淫廢時亂曰胤往征之作胤征

以經考之羲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爾序書者不明此意亦曰湏淫廢時亂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耶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

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

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漢孔氏曰先王帝嚳也醜惡也不期而會曰遇鳩方二臣名五篇亡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作湯誓

以伊尹為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陟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自陟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為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啓其陋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妄舉湯始欲遷社眾議以為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妄舉也蓋不可者

湯不可之也唐孔氏以於時有議論其事者詳序文以為欲遷者湯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之序非聖人之徒自不足以知聖人也三篇亡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朥俘厥寶玉誼

伯仲伯作典寶

三朥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玉恐亦非聖人所急篇亡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大坰地名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各單作明居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祗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及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嘆也肆命徂后二篇亡○吳氏曰太甲諒陰為服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壬為叔父為之後者為之子也祗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祗見厥祖若止是殯前

既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祗見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

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按孔氏云桐湯葬地也若未葬之辭蓋上文祗見厥祖言湯在殯故此不敢為已葬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迓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迓湯於將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孔氏之失起於伊尹序文之繆遺外丙仲壬二帝故書指不通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

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仲丁遷于蹶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沃丁太甲之子咎單臣名伊陟伊尹之子太戊沃丁弟之子桑穀二木合生于朝七日而

拱妖也巫咸臣名蹶相耿皆地名蹶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鄉河水所毀曰圮凡十篇亡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序遂曰盤庚五遷然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遷而作序者攷之不詳繆云耳也又五邦云者五國都也經言亳蹶相耿惟四邦爾盤庚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邦也序與經文既已差繆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甚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

說命三篇

按經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高宗夢得良弼形狀乃審其狀貌而廣求于四方說築傅巖之野與形象肖似如序所云似若高宗夢得傳說姓氏又因經文有群臣百官等語遂謂使百官營求諸野得諸傅巖非惟無補經文而反支離晦昧豈聖人之筆哉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雒祖已訓諸

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經言彤日而序以為祭成湯經言有雒雉而序以為飛雉升鼎耳而雒載籍有所傳歟然經言典祀無豐于昵則為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室都宮堂室深遠幽邃而飛雉升立鼎耳而鳴亦已異矣高宗之訓篇亡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

伯戡黎

咎惡乘勝也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蓋祖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又知周實無所利於商序言殷始咎周似亦未明祖伊奔告之意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作泰誓三篇

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為一漢孔氏遂以為十一

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偽泰誓得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謬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為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為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為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係之月下文則月無所係之年又序言十

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王蒙數十百年脅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二百人與受戰于牧

野作牧誓

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歸獸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事之大者亦多矣何獨先取於歸馬放牛哉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未見意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為諸侯分器篇亡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獻貢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篇亡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

作大誥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謂之三監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

微子之命

微子封於宋為湯後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

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唐叔武王母弟畝壟也穎穗也禾各一壟合為一穗葛氏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旅陳也二篇亡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

誥酒誥梓材

內自外於康命

按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繆誤蓋無可疑詳見篇題又按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為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為序篇亦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耶不可攷矣然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為何人而可必其非孔子作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

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遷商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攷之不詳以為成周既成遷商頑民謬矣詳見本篇題

○周公作無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

悅周公作君奭

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謂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陋有以啓之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踐滅也篇亡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

作將蒲姑

史記作薄姑篇亡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黜殷久矣而於是復言何耶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

慎之命

賄賂也。義未詳。篇亡。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

告周公作亳姑

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而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之。以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此又以為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耶。篇亡。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

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天子亦無義理。太康尸位。義和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廢棄其事之稱。序書亦用其例。謬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分居里者。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也。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序無所發明。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正月例也。曰春秋魯史，故孔子繫之以王。此豈其例耶？下篇亦然。

○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此序亦無所發明，但增一夏字。自古刑辟之制，豈專為夷狄不為中夏耶？或曰：訓夏贖刑，謂訓夏后氏之贖刑也。曰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周禮亦無五刑之贖，其非古制明甚。穆王耄荒，車轍馬跡，無所不至。呂侯竊舜典贖刑二字，作為此刑，以聚民財，資其荒用。夫子以其書猶有哀矜之意，而錄之。至其篇首，特以耄荒發之，其意微矣。詳見本篇。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經文止言秬鬯，而此益以圭瓚。有所傳歟？抑錫秬鬯者，必以圭瓚，故經不言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誓

徐，徐戎也。夷，淮夷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誓

以經文意攷之，穆公之悔，蓋悔用杞子之謀，不聽蹇叔之言。序文亦不明此意。

書序終

書序

蔡沈集傳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陸氏曰伏羲風姓以木德王即大皞也書契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也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也籍書籍也伏羲神農黃帝之

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

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

寶之以為大訓

陸氏曰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黃帝軒轅也姬姓以

土德王一號有熊氏墳大也少昊金天氏名摯已姓黃帝之子以金德王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也黃帝之曾孫姬姓以木德王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帝嚳之子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以火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德王夏禹有天下之號也以金德王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號也以木德王揆度也 八卦之說謂之八

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

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陸氏曰索求也倚相

楚靈王時史官也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

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

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

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

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裁浮辭舉其宏綱撮

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
 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
 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
 其義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
 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
 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
 謂義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
 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
 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
 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
 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
 自堯始耳○今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

書周公所錄必非偽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
 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
 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
 不必深究其說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
 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
 屋壁秦國名始皇名政并六國為天子自號始皇帝焚詩書在三十四年坑儒在三
 十五年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
 而漢記尹敬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漢室龍興開設學
 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

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

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漢藝文志云尚

書經二十九卷註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

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戲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太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真偽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

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

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陸氏曰：共

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為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安國為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贅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體乎。其亦難言矣。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

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為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皋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四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為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磨滅者汨作九共九篇豪飲帝嚳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承詔為五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亡

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探撫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

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

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

八篇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為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

以為孔子所作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

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

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陸氏曰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克造蠱

敗戾太子○今按安國此序不類西京文字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據未敢必也以其本末頗詳故備載之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

今號今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

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蒼枯

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澀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按此說是也大抵書文訓誥多艱澀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今於眾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曩枯潤色粗有體制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

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汨作九共

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

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葵罔命二

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蓋亦略

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

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秦誓共為三

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

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

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

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
 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
 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
 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頤。
 頤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
 泰誓云。誣
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
 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
 字畫有與古文略同者。疑伏生口傳而晁錯
 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
 所偽作也。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

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
 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
 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
 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
 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
 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
 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
 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

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故今定此本。豈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又集傳其所可知。姑闕其所不可知者云。

書卷之一

蔡沈集傳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

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

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章也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

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叙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

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

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為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昊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眾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為適中。

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為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

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為。謂所當為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

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

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西謂西極之地也。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為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毳

鳥獸毛落更生
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

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栗毳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

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因附著于此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嗟也。嗟歎而告之也。暨及也。暮猶周也。允信釐治。工官庶眾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一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

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眾功皆廣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下至蘇績用弗成皆為禪舜張本也疇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禹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汎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又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眾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之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為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圯敗族類也。言與眾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婞直，是其方命圯族之證也。岳曰：四岳

之獨言也。異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

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吳氏曰。巽遜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鯀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

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媯。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嬪。婦也。虞。舜氏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媯。水之北。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况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

舜典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于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曰：東晉梅願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願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慎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注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

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偽。蓋過論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

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溫
和粹也。塞實也。玄幽潛也。升上也。言堯既有
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
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
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
聞于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

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微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為司徒之官也。猶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豕宰也。時叙以時而叙，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為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眾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七鬯，意為近之。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

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于德，讓于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為嗣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帝上辛上丁之類。未詳孰是。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按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

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廻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闔始經營之。鮮于安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

上刻十二辰八千四偶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遠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墜下設機軸以水

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大史司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爲之歷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上帝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注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即辨其偽也。既盡覲。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諸侯也。此以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頒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

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
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
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
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
用特

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

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

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叙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為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六贄即舜之遺法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月東五

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犧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禴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禴鄭注曰祖下及禴皆一牛程子以為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

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并。管也。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

北。醫。無。間。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管。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為。九。州。有。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管。也。則。是。為。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為。九。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叙。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叙。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

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
 常刑所謂墨劓剕官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
 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
 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
 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
 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
 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
 也鞭作官刑者本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作
 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
 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
 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
 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
 正也肆縱也胥災肆赦者胥謂過誤災謂不
 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

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
 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
 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
 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
 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
 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
 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
 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
 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
 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
 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
 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
 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
 者受刑又非所以為平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幽洲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三危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為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

為共工渾敦為驩兜饕餮為三苗檮杌為鯀不知其果然否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

海遏密八音

殂落死也死者鬼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鬼歸于地故曰落喪為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禮圻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堯十六即位七十七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謀闢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

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僉眾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禹姓崇伯，鯀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蓋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它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稷名棄。姓姬氏。封於郃。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學

之子暨及也。臯陶亦臣名。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此後舜方真即帝位而稱帝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

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今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雖無所不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慾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官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

垂拜稽首讓于爰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攬工倕之指即此也爰斨伯與三臣名也爰以積竹為兵建兵車者斨方登斧也古者多以其所名為名爰斨豈能為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往哉汝和其職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曰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前爰斨伯與當亦為垂之佐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叙也宗祖廟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

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慾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胥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母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

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胥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言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官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官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鐘為官則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

管還相為官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歎哉夔曰以下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簡編脫誤復見於此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

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聖疾殄絕也殄行者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眾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眾聽也納言官名命今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

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入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

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皋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為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

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遏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也論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

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為句。絕耳。方猶雲。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徂落而死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十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年。而崩。蓋於篇末總叙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于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云。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叙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大禹皋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舜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命教祇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為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敬德。

曰以下。即禹祇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敬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不容已者矣。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

寧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眾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春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為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比類固為甚明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為是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

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傲與警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

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拂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拂，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

爲害反有不可勝
言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
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
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念益
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
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
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
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
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
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

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
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
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
之傳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
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
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叙者言九者
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
功之叙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
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
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
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
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
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
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
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
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

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為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

乃功

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

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眾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

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

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臯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臯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臯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臯陶名言於口固在於臯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臯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臯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

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臯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疏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

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行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皋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已功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

帝曰。來禹。泅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

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
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
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復
反流而泛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
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
警懼於己不敢以為非己之責而自寬也允
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
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
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
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
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復申

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懋古通用懋盛大之意
丕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以為
盛大嘉乃丕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
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
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
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
禹以居攝未即天
位故以終陟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
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
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
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
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
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

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眾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

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眾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皆善也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

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著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今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眾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

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況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

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
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征正其罪也會徵
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誓自唐虞時
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
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眾盛之貌
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
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
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
故我以爾眾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眾士
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眾之辭

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
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機之
政而堯舜之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
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
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
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不
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
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
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兹有苗禹
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

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佐，屆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日，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也。祇敬，載事也。瞽長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齊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

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或謂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以想其一時氣象也。

皋陶謨

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稽古之下即記皋陶之言者謂考古皋陶之言如此也皋陶言為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皋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叙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

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皋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又按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皋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皋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皋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

言今色孔壬

其言謂在於知人 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
其言謂在於知人 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
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 禹曰吁者歎而未深
然之辭也時是也 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
在安民二者兼舉 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
明也惠仁之愛也 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
安民也遷竄巧好 今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
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 言能哲而惠則智
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 昏迷如有
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
不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 極言仁智
功用如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今色 孔壬共工
也禹言三凶而不及 鯀者為親者諱也○楊
氏曰知人安民此 皋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

而下知人之事也天叙有典而下安民
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

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

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彰厥有常吉哉

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
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
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
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
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
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

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一。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

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小大之不同。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繫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趨也。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眾功皆成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與母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今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兢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

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

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
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
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
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
言勅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
於市與眾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
之異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

上下敬哉有土

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
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
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
以為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

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
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
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
者不可知所以敬之哉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臯

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臯陶謂我所言順
於理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為致之於行
信可有功臯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
計功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臯陶謨帝
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

續古者簡冊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

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

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

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

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

作又臯陶曰兪師汝昌言

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臯陶既陳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臯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臯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臯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泛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橐也輶史記作橐漢書作毳以板爲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橐史記作橋漢書作楫以鐵爲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循刊除也左傳云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湧不洩泛濫瀰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

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
 進眾鳥獸魚鱉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九
 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
 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
 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
 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
 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
 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布也謂布種
 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
 懋勉也懋勉其民徒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
 居積之貨也烝眾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
 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
 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
 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
 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
 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

臯陶以其言為可師法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
 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俟志以昭受上帝天其

申命用休

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
 慎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
 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
 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
 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
 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
 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
 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

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

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下文翼為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為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

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雉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為黼。紵也。紵以爲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制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衮冕九章以龍爲首。鷩冕七章以

華蟲爲首。毳冕五章以虎雉爲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爲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叙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叶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毋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
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
庸之否則威之

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聖者時是也在此是指忠直為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為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撻扑

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取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啓發其憤悱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即龍之所典而此命伯禹總之也

禹曰兪哉帝光于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

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衆庶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

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爲誕慢。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爲可慮哉。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頡。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

象刑惟明

漢志堯處于朱於丹淵為諸侯丹朱之國名也。頡頏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界盪舟之類。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殄絕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高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

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之功為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里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

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
 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
 以禹之功叙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
 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
 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
 所能致是未可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苗
 之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
 徂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
 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
 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在三謨
 之末而實則禹
 未攝位之前也

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
 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

鳥獸。蹠蹠。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夔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
 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
 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夔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
 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為賓於虞。猶微子
 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
 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猶
 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
 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
 柷敔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
 八寸。內有椎柄。連底撞之。今左右擊敔狀如
 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箠。擊之。箠長
 一尺。以木為之。始作也。擊柷以合之。及其將
 終也。則櫛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

爲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鍾也。葉氏曰：鍾與笙相應者曰笙。鍾與歌相應者曰頌。鍾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鍾。頌鍾即鏞鍾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蹕蹕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蹕蹕然也。蕭古文作箭。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箭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者。則箭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蕭。故先儒誤以蕭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爲鳳。其雌爲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

也。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虛爲獸形。故於笙鏞以間。言鳥獸蹕蹕。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蹕蹕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豈足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

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為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皋陶夔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臯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說牽合不通。今皆不取。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小大，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為主，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眾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矣。可知。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

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
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
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
俞往欽哉

庸用也。歌詩歌也。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
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
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
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
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
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

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
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
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
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臯陶言人君當
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
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
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
而無誕謾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成。
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臯陶將
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
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臯陶言君明則臣良。
而眾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瑣。則臣
怠也。墮傾圯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
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
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
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

不可及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
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
曰舜禹皋陶之賡歌三百篇
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

書卷之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言', '而', '曰', '汝', '等', '往', '治', '其', '職', '不', '可', '以', '不', '敬', '也', '林', '氏', '曰', '舜', '禹', '皋', '陶', '之', '賡', '歌', '三', '百', '篇', '之', '權', '輿', '也', '學', '詩', '者', '當', '自', '此', '始']

